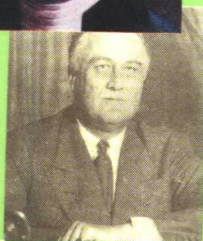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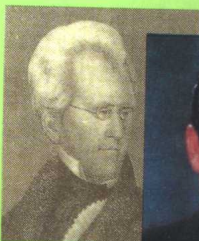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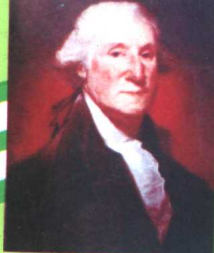


王荣纲 黄兆群主编



美国十大总统传

东方出版社



美国十大总统传

王荣纲 黄兆群主编

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一禾

装帧设计：曹 春

版式设计：朱 强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国十大总统传/王荣纲 黄兆群主编.

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1995.8

ISBN 7-5060-0557-3

I. 美…

I. ①王…②黄…

II. 总统-传记-美国

IV. K837.1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13595 号

美国十大总统传

MEIGUO SHI DA ZONGTONG ZHUAN

王荣纲 黄兆群 主编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.375

字数：370 千字 印数：1—4000 册

ISBN 7-5060-0557-3/F·128 定价：19.50 元

6787/02

开 篇 絮 语

伟大人物的作用，好比夜间天上的一轮明月，使大地有了光明。诚然，月亮隐去了，也没关系，天上还有好多个星星发着微光，但人们总会顿生一种丧失光明的缺憾。发明家、科学家和政治家，都属芸芸众生中的伟大人物。岁月沧桑，世代更替，一旦有了这类人物脱颖而出，社会便向着臻于完善的目标大步迈进。所以，历史唯物论者，从不否认伟大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非凡作用。

本书介绍美国的十位总统。这十位总统，是编著者从美国前后 41 位总统中选定的。作为政治家，他们都曾给美国社会发展打上自己独特的烙印。其中有些人，如华盛顿、杰斐逊和林肯，多少年来，受着后人的敬仰和爱戴；而另外一些，则是毁誉皆有，评说不一。不管怎样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，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。

值得说明的是，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已出版了多种介绍美国总统的著、译之作，学术界的有关研究也在不断推进，成绩斐然，蔚为壮观。本书的特色，在于它是第一部全方位、多视角介绍和研究美国十位著名总统的新作。文风活泼，雅俗共赏，适合各种文化品位的读者。

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。王荣纲先生和我主要负责全书的总体设计和文稿的加工润色。至于各篇立论上的长短得失，则是作者的本份。不当之处，请予指正。

黄兆群

1993年12月写于烟台

目 录

开篇絮语	(1)
------------	-----

乔治·华盛顿	高春常 (1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托马斯·杰斐逊	胡锦涛 (42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安德鲁·杰克逊	黄兆群 (96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阿伯拉罕·林肯	宋珍曼 (127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西奥多·罗斯福	邓红凤 (160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伍德罗·威尔逊	黄洪民 (17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富兰克林·罗斯福	王荣纲 (226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约翰·肯尼迪	胡传安 (324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理查德·尼克松	赵 亮 (400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罗纳德·里根	查灿长 (443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乔治·华盛顿

高 春 常

如果人们不能在利益攸关的问题上表达
达自己的意见，……对我们来说，理性便
一无所用，言论自由将消失净尽，沉默将
卷土重来，就像羔羊之于屠夫。

乔治·华盛顿

在美国西部的南达科他州，有一座雄伟的山峰屹立在那里，那就是著名的拉什莫尔山。这座山的出名之处，不在于山势的险峻或拥有出众的海拔高度，而是因为它上面雕有四座巧夺天工、体积巨大的花岗岩头像，他们分别是美国历史上四位最伟大的总统。其中，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雕像尤为突出，他身列最前沿，气势恢宏，目光如剑，若有所思，在蓝天、白云的衬托下熠熠生辉。

富家少年初长成

1732年2月22日，华盛顿出生于弗吉尼亚威斯特摩兰县布里奇斯溪的一个农场之中。他的北美第一代祖先是约翰·华盛顿。

1657年，25岁的约翰离开家乡英格兰，跨过遥远的大西洋，踏上北美这块希望之地。在风光秀丽的弗吉尼亚，约翰有幸结识了种植园主撒尼尔·波普的女儿安妮。二人情投意合，不久便结秦晋之好。更令约翰高兴的是，安妮还带来一笔相当可观的嫁妆——700英亩的膏腴之地和80英镑的贷款。从此约翰一家便在这里生息繁衍，奋力开拓。他购置了波托马克河和拉帕哈诺克河之间的肥沃土地，从而将自己的地产整理得有点像模像样了。到1668年，他已摇身一变为拥有5000英亩土地的种植园主了，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，华盛顿家族的经济基础就在这时奠定下来。后来，他出任过地方法官，担任过教区委员，还以上校身份平息过印第安人的骚扰，镇压过纳撒尼尔·培根领导的起义。华盛顿家族的军人气质也许就从此时生成吧。

此后，华盛顿家族就主要靠从事土地投机、垦殖、贸易、面粉加工等行业而兴旺。到乔治的父亲奥古斯丁·华盛顿（约翰之孙）这一代，他们又交了好运，奥古斯丁在自己的住地发现了铁矿，从而为这个家族添上了冶铁业这一行当。后来奥古斯丁专心经营种植园，规模越来越大。奥古斯丁中年丧妻，续弦是玛丽·鲍尔，即华盛顿之母。二人一个长得体魄魁伟，一个显得娴静文雅，华盛顿本人英姿非凡，得乎二人之功。

华盛顿是他们夫妇生下的第一个孩子。早晨10点钟左右，小生命在布里奇斯溪庄园的老屋里呱呱坠地。那座老屋依势建筑在一块向阳坡地上，遥遥望去，波托马克河粼粼波光依稀可见。如今这个老屋已荡然无存，只有野花丛中掩映着的一块标明华盛顿出生地点的石碑，仍在默默地诉说着这个故事。

乔治出生后不久，父亲因煤业之故迁居斯塔福德县的弗雷农庄。这里的房子与布里奇斯溪庄园的老屋风格相似，也是坐落在一块高地上，下面是一块绿茵茵的草地，这是小乔治的游戏场所。

拉帕哈诺克河从草地旁边静静流过，更使此地的风光增色不少。可惜的是，这里的房子现在也不见踪影了，只留下一些破砖残瓦，供人发思古之幽情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乔治有了五个弟弟妹妹。但兄弟姊妹中同乔治关系最亲密，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其异母长兄劳伦斯。奥古斯丁将劳伦斯视为未来的接班人，故将其送到英国攻读学业。

1740年，劳伦斯从英国学成归来，不久便加入了英国海军，开赴加勒比海参加与西班牙的战斗。这种经历使劳伦斯既有教养，又富有男子汉气概，文韬武略都让乔治羡慕不已，因而将劳伦斯奉为行动之楷模。

每当劳伦斯鸿雁传书，绘声绘色地描述战场上的刀光剑影，小乔治总是激动地倾听父亲念出的一字一句，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。

与哥哥所接受的教育相比，小乔治就不行了。他所接受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内进行的。父亲威严而有学识，时常教诲小乔治；母亲性格刚烈有些固执，对小乔治形成自强不息的信念也许有一定影响。他的急躁脾气和威严气派也许是他们遗传给他的。18世纪弗吉尼亚人所必须有的道德、风度和必要的知识，主要是从其双亲及劳伦斯那里得来的。乔治接受的正式教育不多。当他刚通人事的时候，父母把他送到当地的一个“老式学堂”，虽然是当地最好的，但条件极为简陋。乔治11岁的时候，又被母亲送往一座好一点的学校。但在15岁之前，华盛顿并不经常上学，田野、河边和树林也许是他最好的课堂。游泳、跑步、拳击、掷铁圈等体育活动，他十分喜爱，体格非常强健，他的两只大手需要特别大的手套，两只脚需穿特大号的鞋子，两眼沉着坚定，“像公牛凝视着一片牧草”。他很难称得上是一个聪明的学生，但他学习一丝不苟，作业工工整整，对数学和历史有浓厚兴趣，13岁以前就能将各类商业、法律文件，各类票据抄写得规规矩矩。这种认真态度，

对他以后处理军机要务、管理庄园等都有莫大的裨益。最能体现他这种认真精神的莫过于他对“待人接物行为准则”的刻板遵守了，那是他13岁做抄写练习用的字帖。现摘录其中几条来看：

“不要谴责、申斥或谩骂别人。

“与人交往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表现出对对方的尊重。

“说话时不要用手指着你所谈到的人，也不要与你交谈的人凑得太近。

“和上级有分歧时，不要争辩。要以谦逊的态度向对方陈述你的意见。

“不要探听别人的事。看到别人私下谈话，应当回避。”

成年后，他的一言一行都是遵循着这些守则做的，有点像老派的英国绅士。他对书本有种敬慕之情，但他不喜欢抽象思辨，他看书从来都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，他的处世哲学和知识更多地来源于对大自然和社会、生活的观察、思考及其自身经验。美国前六位总统中，唯有他没上过大学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华盛顿锻炼出了强健的体格，培养出一种彬彬有礼的风度。但在坚毅的外表下，他的内心却埋藏着被克制着的丰富感情。他喜欢跳舞，周旋于女人之间，富有罗曼蒂克情趣，但因性格腼腆等因素，社交并不成功。15岁那年，他就萌生了一段朦胧的浪漫感情。一位被他称为“低地美人”的姑娘闯入了他的心。内心的缠绵之情不得排遣，使他抑郁寡欢。虽说身边有不少女性青睞年青的乔治，但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不能释怀。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提及：“目前我住在爵士府邸，一位十分可人的年青女士也寄寓该处。我在这里，心无牵挂，日子本可以过得舒舒服服，但我经常与她作伴，而且无法避免，这就重新点燃了我从前那种对你们‘低地美人’的激情，真是火上加油，更使我心神不定。要是我能深居独处，不与青年妇女接触，把我那

纯洁而烦人的感情埋葬于永久忘却的坟墓之中，我可以多少减少我的烦恼。我敢肯定，这是我减轻痛苦的唯一验方或良药……”乔治成年后，在情场上也是频频失意，这使乔治更不苟言笑了，具有强烈荣誉感的乔治将内心的火热感情进行了冷却处理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事业方面去了。

孜孜以求立功名

乔治 11 岁那年，不幸突然降临。父亲暴病而死，年仅 49 岁。华盛顿失去了被父亲栽培的机会。

奥古斯丁为儿女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，其中有 10000 英亩的土地和 49 名奴隶。劳伦斯继承了遗产中的最大一份，即波托马克河畔的弗农山庄；另一异母兄小奥古斯丁得到了威斯特摩兰县的老家；拉帕哈诺克河畔的地产，即弗雷农场归了乔治之母，而她表示欲在身后传给乔治，这块地产比劳伦斯的那块小得多。

失去父亲的庇护，乔治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奋斗了。为了获得土地、财富和声望，华盛顿很早就下了决心，这也是当时每个富家子弟所梦寐以求的目标。有人评价年青时的他“对财富的欲望贪得无厌，有时还好争吵”，即使后来有了相当的地位后，他“仍会坚持索取应该给他的每一个铜板”。母亲也为他的前途筹划过。他曾想到在英国海军里为乔治谋个一官半职，但后来又变了卦，原因是她的英国异母兄弟约瑟夫回信说，作为一个年青的殖民地无名小卒，很难期望在英国人手下得到提拔，还不如当一名普通的水手，而普通的水手如同牛马，也不值得去谋取。本来乔治已整装待发，欲步劳伦斯之后尘，但母亲的决定给他浇上了一瓢冷水。

另一个机会又来了。1747 年，劳伦斯之妻的一位亲戚费尔法

克斯勋爵来到了弗吉尼亚，打算丈量蓝岭以西拥有的大片土地。华盛顿本人对土地丈量跃跃欲试，很希望到谜一般的西部闯荡闯荡；失恋的痛苦也许是他急欲外出“深居独处”的一个深层原因；母亲脾气很坏，他也不愿呆在她身旁。他欣然接受了勋爵的邀请，作为测量队的助手，于次年3月出发了，当时年仅16岁。这是他独立生活的一个重要起点，他似乎感到机会之神在召唤着他。

西部测量生活非常艰苦。白天，他涉溪过涧，翻山越岭，行走于印第安人出没的丛林和草地，夜宿帐篷和篝火旁，谁离火近谁就认为是一种幸福。狂风暴雨时来侵扰，叮人的虫子也会不请自来。但这种生活锻炼了华盛顿的意志，加深了他对弗吉尼亚大自然的热爱，培养了对大西部的兴趣，学会了在荒野中生存的本领。连续三年的测量不仅使其工于测量的名声传播于乡间，也使其钱袋充实起来。1750年10月16日，他买进453英亩土地，25日购入550英亩，当年年底又置办了456英亩。这样，主要靠自身努力，19岁的乔治便在西部拥有了1459英亩的地产，乔治为此十分自豪和满意。

当乔治因测量土地云起龙骧之时，劳伦斯却因肺病而一蹶不振。敬重哥哥的华盛顿放弃了宝贵的测量机会，亲自陪同哥哥到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进行疗养。他一生中也就这一次离开过北美土地。在那里，华盛顿不幸染上了天花，结果在脸上留下了永久的麻点。这对其日后的爱情经历有无影响就不得而知了。劳伦斯留下休养，华盛顿单身起程回国。不久，他深爱上一位名叫贝特西·芳特勒萝伊的16岁姑娘，可她一直拒绝华盛顿的请求，这真愁坏了乔治。尽管乔治请求其父劝其女儿“发发慈悲”，但仍无济于事，终成南柯一梦。事业的成功并没有帮助他在爱情上顺遂取胜。

1752年，劳伦斯英年早逝。他在遗嘱中写明，若他的独生女

儿萨拉死后无嗣，就由乔治来继承弗农山庄的产业。不久萨拉也死了，嫂子也改嫁他人。乔治乘机租用弗农山庄，后来取得了全部主权，成为弗农山庄的真正主人。乔治靠时运凭空获得了一大笔财产，成为弗吉尼亚一个大种植园主。他的土地增加到 8000 英亩以上，牛马成群，还拥有近 300 个黑奴和少量白人契约奴。庞大的财富为其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。

七年战争露头角

劳伦斯之死不仅给华盛顿留下了巨额财富，还使他步入了军旅生涯。

劳伦斯生前曾担任过弗吉尼亚殖民地民团副官的职务，这位军人兄长在乔治心目中享有相当高的地位，能够步长兄之后尘，建立军功，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。还在劳伦斯养病之时，他就给丁威迪总督上书，希望能担任弗吉尼亚北峡地区的民团副官。劳伦斯死后，又要求接替劳伦斯的职位。结果总督恩准，1753 年 2 月 2 日，华盛顿正式宣誓就职，成为弗吉尼亚南区民团少校副官。当时这位年仅 21 岁、雄心勃勃的年青人在军事知识上并不比其部下多懂多少。从土地测量员到民团副官的命运转折，使华盛顿的视野从关注自然界转向人际关系和政治风云，他本人也逐渐被卷入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的漩涡。

18 世纪 50 年代，英、法对北美的争夺日趋激烈。1753 年秋，丁威迪总督发现有必要警告法国人，使其中止对英属俄亥俄河流域殖民地的侵犯活动。华盛顿感到这是千载难逢、一显身手的机会，“决定抓住不放”。丁威迪正为此事愁眉苦脸，原来他派去提交抗议信的两名军官，到了洛格斯顿便知难而退，华盛顿的毛遂

自荐使其转忧为喜，高兴地批准了他的请求。

1753年10月31日，华盛顿身着印第安人猎装，带领六人骑马出发了。路上天气寒冷，风雪断道，且随时有与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遭遇的危险。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前往伊利湖畔的法军驻地柏夫堡，递交了通牒，并带回了回信，往返路程近千里，历时两个半月。有次为了逃命，他不得不从木排上跳进汹涌的河流，差点“葬身鱼腹”，幸亏在冰块中抓住一块木头，才游上一个小岛。还有一次因战马过度疲劳，他不得不徒步行走了几百英里。他在旅行报告中写道：“整个旅途中，无日不雨雪交加，无日不寒冷彻骨。”

1754年1月16日，华盛顿不辱使命，将法方信件交给丁威迪。他将自己的经历整理成书，总督将报告印行，在伦敦的两个刊物上转载。华盛顿因而名声大振，成为“弗吉尼亚初升的朝日”。

丁威迪决定派远征军，前往俄亥俄岔口地区的要塞。在华盛顿的一再请缨下，22岁的华盛顿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民团中校，带领一支小分队前去阻止法国人的推进。华盛顿大喜过望，再三表示，要用实际行动“证明自己无愧于这次提升”。1754年5月27日，他的分队在宾夕法尼亚南部与一支法军侦察兵发生遭遇。在这场战斗中，他们俘虏法军21名，击毙12名，而自己只损失1人。这个事件引发了七年战争。这是华盛顿指挥的第一次战役，初战告捷使他欣喜若狂。三天后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”，“我听到子弹飕飕飞过，真的，那种声音确实有些悦耳”。

法军尝到苦头后，秘密调动部队，积聚足够的力量，准备给华盛顿致命一击。此时的华盛顿已接任弗吉尼亚民团的总指挥，并被提拔为上校，负责350英里的漫长战线。他预测到法军会伺机

反扑，故在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州的乌尼翁镇附近修筑了工事，因其困难，故称“困苦堡”。负责守卫的英王嫡系部队“独立连”由麦凯指挥，虽然其军衔低于华盛顿，但在调动过程中，不但不愿听命于华盛顿的指挥，相反却企图指挥华盛顿，故在法军进逼的情况下，行动迟缓，没能援助华盛顿。7月3日，几百名法军和印第安人包围了该要塞。虽拼死抵抗，华盛顿仍损失惨重。为了保存实力，他和400名士兵被迫挂起白旗，签署了“投降协定”。

这次失败对华盛顿的信心虽是个沉重打击，但当时的舆论宣传却使其变成一位新闻人物。法国指责华盛顿的侵略，弗吉尼亚则将其赞为英雄，其事迹飘洋过海，甚至轰动英国宫廷，大西洋两岸都注意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。

困苦堡之败后，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取消正规军和殖民地军队在指挥上的混乱，下令将弗吉尼亚民团分散成各连队，取消高于上尉军衔的军职，各连队均由正规军的上尉指挥。这项对殖民地有歧视色彩的法令使雄心勃勃的华盛顿非常气愤，一怒之下辞职还乡。

1755年5月5日，英法战争升级。英国决定派出三支远征军到北美与法国角逐。其中由少将爱德华·布雷多克指挥的远征军来到弗吉尼亚。眷恋沙场的华盛顿萌发归队之意。在布雷多克的邀请下，华盛顿担任上校副官。布雷多克曾在皇家禁卫军任职四十多年，非常迷信禁卫军那套训练，不愿接受灵活战术。华盛顿提醒说，要警惕印第安人的伏击，可是英军依然像在接受检阅一样，列队开向法军阵地。7月9日，法军和印第安人设下埋伏，在一片喊杀声中向英军扑来。英军四散溃逃，布雷多克也受了致命伤。华盛顿沉着应战，尽管集合部队像企图“阻止野兽逃跑”或“阻挡流水”那样困难，他还是指挥队伍且战且退。华盛顿表现得异常勇敢，威望大为提高。他后来写道：“由于上帝全能的意旨，

我得到近乎神奇的保佑；四颗子弹穿过我的外衣，两匹坐骑被击毙，我周围的战友纷纷倒下，而我却安然无恙，平安脱险！”

布雷多克出征失利后，弗吉尼亚西部险情大增。丁威迪提出重新启用华盛顿，恢复他的上校军衔，任指挥弗吉尼亚民团的总指挥。华盛顿起初拒绝受命，后来总督再三请求，他便答应了。此后他便率领着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，守卫着长达 350 英里的战线。他制订严明的军纪，对散漫、不像样的新兵加以训练，调解内部争端，以保持纪律。同时进行垦殖以获得给养，为部下提供医疗服务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同弗吉尼亚上层人士保持密切联系。这段时间磨砺了他在严酷的社会政治斗争中的生存本领。

但是这项职责排除了他在此后主要战役中担任指挥的可能性，那些战役都是在英国军官指挥下进行的。华盛顿对乏味的防卫任务感到无可奈何。1758 年，他曾对接替布雷多克的英军司令劳顿这样说：“至于卑职本人，倘若布雷多克将军今仍在世，则卑职当早已升迁。布雷多克将军曾亲口允承此事，以他的诚恳和度量，当不致徒作空言。”但升迁之事似乎遥遥无期。这恐怕大大挫伤了他的积极性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对前途的看法很悲观，他认为“前景布满阴霾，看不出任何光明的迹象”。

携妇将雏归弗农

1758 年，正当华盛顿为保卫弗吉尼亚西部边境过着“放逐”生活的时候，一位年轻美貌的妇女闯入了他的生活，她就是 26 岁的寡妇马撒·丹德里奇·卡斯蒂斯。她虽然身材不高，但娇态迷人，一双灰褐色的眼睛含情脉脉，秀发蓬松柔美，“带有南方妇女那种迷人、坦率、可爱的风度”。

华盛顿是在行军途中结识马撒的。二人不久便海誓山盟，订下终身。看来华盛顿对她十分满意。华盛顿需要金钱和威望，而马撒需要为她的两个孩子和大片庄园寻求一个监护人。华盛顿行军途中，还不忘温存地写信给马撒：“自从我们誓结同心之日起，我的思念一直萦回在你的身边，你好像就是另一个‘我’。”但与此同时，昔日爱情的伤逝也一直缠绕着他的思绪。就是在给费尔法克斯太太的一封信中，他还这样写道：“这些记忆，我只想忘记，直到有朝一日我可以重温旧梦。但是痛苦的经验啊，它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，并且证明了我早就有的见解：命运之神控制着我们的行动，再强的人力也无法抗拒。”

也许是在此时，他和邻居的妻子萨利·费尔法克斯太太有了些风流韵事。身材矮小、无精打采的萨利比华盛顿大两岁，常与华盛顿玩牌、跳舞，名声不佳。容易上钩的华盛顿被弄得魂不附体，热情急剧高涨，但与华盛顿喜结良缘的并不是萨利。9月，他在给萨利的另一封信中这样写道：“我用这种方式向你倾吐我对你的爱，我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们知道我所欢究竟是谁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华盛顿最终“无法抗拒”地选择了马撒。

1759年1月6日，华盛顿和马撒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此时，英法之争已告一段落，华盛顿已辞去职务，退出军界。蜜月后不久，他们一家搬回弗农山庄。

马撒的到来，使华盛顿的家产激增。马撒的前夫卡斯蒂斯是个大种植园主，他因病去世后，抛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大宗财产，其中包括17000英亩土地和300名奴隶。华盛顿原有土地5000英亩左右，奴隶49名，现在一下子成了拥有22000英亩土地和349名奴隶的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。把这么大的家产管理好，决非轻而易举之事。但华盛顿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，决心把它变成弗吉尼亚第一流的种植园。